

辽祖陵陵寝制度初步研究

董 新 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101)

目 次

- 一 历史文献所载辽祖陵概况
- 二 辽祖陵遗址考古工作概况
- 三 辽祖陵陵区的遗存构成
- 四 辽祖陵陵园形制和布局
- 五 辽祖陵陵寝制度的初步认识
- 六 余论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和中国古代都城制度一样,是中国古代专制皇权的特有产物,突出了皇权至上的思想。从秦王朝开始,中国历代皇帝都精心营建独立的陵域,不断完善独立陵园制^{〔1〕},并各自形成不同王朝的规制。从总体上看,秦汉到明清诸王朝的帝陵存在着一定的发展演变轨迹,同时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对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研究,探讨历史时期诸王朝帝陵的形制布局和特点,认识其蕴含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脉络,无疑对于从考古学角度认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体性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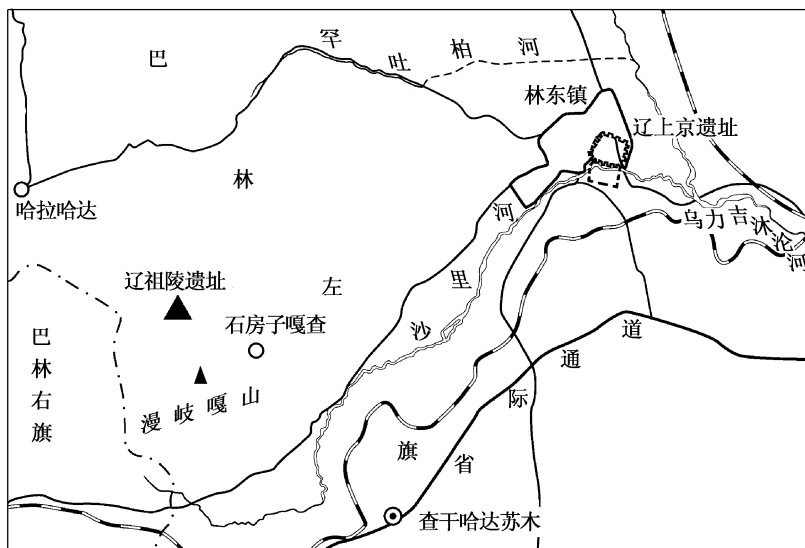
要做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综合研究,完善诸代陵寝制度的专题研究是首要的工作。辽代陵寝制度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辽祖陵是辽代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寝之地,开辽代陵寝制度风气之先。本文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新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对辽祖陵陵寝制度进行初步探讨。

一 历史文献所载辽祖陵概况

辽是由契丹人创建、汉人居多数的多民族王朝。其以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为中心,一

〔1〕 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文物》2006年第7期。

〔2〕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图一 辽祖陵位置示意图

度占据北抵克鲁伦河流域和外兴安岭一线，东临日本海，西到阿尔泰山附近，南达河北高碑店白沟一线的广大地区。

唐朝灭亡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南北对峙的局面，即北方的契丹辽帝国与南方的五代十国和北宋帝国长期共存。辽朝历时二百余年，传九世，共有九位皇帝、十座帝陵。现确

认的辽帝陵有五处，即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的祖陵(太祖陵)、巴林右旗的怀陵(太宗陵和穆宗陵)和庆陵(圣宗陵、兴宗陵、道宗陵)，以及辽宁省北镇市的显陵(东丹王陵、世宗陵)和乾陵(景宗陵和天祚帝陵)。二十世纪初，辽庆陵被盗掘〔1〕，所出皇帝、皇后契丹小字和汉字哀册震惊了国际汉学界。

辽祖陵是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寝之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石房子嘎查西北的一个口袋形山谷中(图一)，东南约一千米处为其奉陵邑祖州城。辽祖陵东北距辽上京遗址约二十千米。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可以了解辽祖陵营建到废弃的情况。据《辽史·太祖本纪》，天显元年(926年)七月，耶律阿保机率军征服渤海国后，在班师回朝的途中，猝崩于扶余府。九月丁卯，耶律阿保机“梓宫至皇都，权殡于子城西北。己巳，上谥昇天皇帝，庙号太祖”。太宗天显二年(927年)八月，“葬太祖皇帝于祖陵，置祖州天城军节度使〔2〕以奉陵寝”。由此可知，耶律阿保机玄宫等主要建筑在太宗天显二年基本竣工，随后太祖耶律阿保机入葬。太宗天显三年(928年)“五月丙午，建天膳堂”。陵园外的太祖纪功碑楼等相继建成，并在祖州城设奉陵邑，置天城军，专门负责祖陵的管理、护卫及祭祀等。

太祖应天皇后入葬于应历三年(公元953年)。《辽史·穆宗本纪》载，应历三年“六月丁卯，应天皇太后崩。……冬十月己酉，命太师唐骨德治大行皇太后陵园陵。……十一月辛丑，谥皇

〔1〕 田村實造、小林行雄：《慶陵——東モンゴリアにおける遼代帝王陵とその壁畫に關する考古學的調査報告》，東京座右實刊行會，1953年。后文引庆陵资料皆出此书，不再标注。

〔2〕 《辽史·地理志》作“天成军”。

太后曰贞烈，葬祖陵”。《辽史·后妃列传》：“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应历三年崩，年七十五，祔祖陵，谥曰贞烈。重熙二十一年，更今谥。”太祖第三子耶律李胡等也祔葬祖陵。《辽史·宗室列传》：“章肃皇帝，小字李胡，一名洪古，字奚隐，太祖第三子，母淳钦皇后萧氏。……穆宗时，其子喜隐谋反，辞逮李胡，囚之，死狱中，年五十，葬玉峰山西谷。”

关于辽祖陵及其陵区，《辽史·地理志》云：

祖州，……有祖山，山有太祖天皇帝庙，御靴尚存。又有龙门、黎谷、液山、液泉、白马、独石、天梯之山。水则南沙河，西液泉。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门曰黑龙。东偏有圣踪殿，立碑述太祖游猎之事。殿东有楼，立碑以纪太祖创业之功。皆在州西五里。

《契丹国志》则谓：

葬太祖于木叶山。置州坟侧，名祖州。今有庙，其靴尚在，长四五尺许〔1〕。

二书记载略有出入。学术界多以《辽史》为是。

此后，辽祖陵成为辽代皇室祭祀的重要场所。每逢新帝登基等重要军国大事，辽帝通常亲谒祖陵或祖州城致祭。据《辽史·天祚皇帝本纪》，天祚帝乾统十年（1110年）“秋七月辛丑，谒庆陵。闰月辛亥，谒怀陵。己未，谒祖陵”。是为辽帝最后一次辽祖陵祭祀。辽与北宋、西夏等国交好后，诸国使臣至辽上京城，通常拜谒祖陵。可见辽祖陵在辽代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据《金史·太祖本纪》，辽天庆十年，即金天辅四年（1120年）春，金兵攻辽上京城，辽上京留守挾不野率众投降。辽祖陵和祖州城也为金人所占，并遭到破坏。《三朝北盟会编·亡辽录》载：

（辽）天庆九年夏，金人攻陷上京路〔2〕。祖州则太祖阿保机之天膳堂，怀州则太宗德光之崇元殿，庆州则望圣、神仙、坤仪三殿，乾州则凝神、宜福殿，显州则安元、安圣殿，木叶山之世祖享殿，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烧略尽，发掘金银珠玉器物。

辽祖陵从辽太宗天显二年建成，至天祚帝天庆十年金兵占领此地为止，逾一百九十余年。其间，除入葬太祖耶律阿保机及其皇后以外，还祔葬皇亲等重要的高等级贵族。伴随入葬及祭祀活动，辽祖陵的管理、祭祀建筑也相继增修，逐渐完备，形成体系趋于完整的太祖陵区。

金人占领此地，辽祖陵陵区开始被破坏，并逐渐荒芜。祖州城在金朝也仅仅沿用二十三年而已。《金史·地理志》载：“庆州，下，玄宁军刺史。境内有辽祖州，天会八年（1130年）改为奉州，皇统三年（1143年）废，辽太祖祖陵在焉。”此后，辽祖州城很快沦为废墟。到金代晚期，蒙古人占领临潢府故地。据《元史·耶律留哥列传》，1230年第二任辽王薛阁被

〔1〕 有学者考证，《契丹国志》为元代文献，伪托宋人著作。

〔2〕 《三朝北盟会编》所记与前引《金史》相差一年。学术界以《金史》为是。

撤藩移镇广宁府以后,辽祖陵连同辽上京故城一起都逐渐成为蒙古人的牧场,成为不为世人所知的荒野山谷。

二 辽祖陵遗址考古工作概况

辽祖陵的考古调查工作是由外国人率先进行的。法国传教士闵宣化(Joseph L. Mullie)依据《辽史》记载,较早对辽祖陵遗址进行实地调查和考证,首次锁定了辽祖陵遗址的位置〔1〕。此后日本学者鸟居龙藏〔2〕、三宅俊成〔3〕等先后调查了辽祖州城和祖陵山谷,采集了部分遗物。1943年,岛田正郎等还曾盗掘祖州城遗址,清理了内城正门和两座重要大型建筑基址,并计划发掘辽祖陵陵园内遗存,因二战结束而未果〔4〕。

二十世纪后半叶,汪宇平最早踏查了辽祖陵遗址〔5〕。贾洲杰对辽祖陵遗址进行的考古调查〔6〕,是二十世纪被学术界引用最多的辽祖陵考古资料。曹建华等对辽祖陵陵园玄宫等遗迹的位置进行了推测〔7〕。此外对辽祖陵和祖州城所做的航空摄影,是辽祖陵重要的研究资料〔8〕。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学者从历史文献和地面踏查基本确定了辽祖陵陵园的位置,了解了祖州城的基本情况,但由于考古发掘和研究基础较为薄弱,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工作尚未展开,陵区遗存构成、陵园布局、太祖陵玄宫准确位置等诸多学术问题尚待解决。

2003年和2004年秋冬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对辽祖陵陵园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试掘〔9〕。2007—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祖陵考古队,对辽祖陵遗址进行了科学的考古调查、试掘和发掘,清理陵园内一号陪葬墓、甲组建筑基址、二号建筑基址、三号建筑基址、四号建筑基址、黑龙门遗址,以及陵园外辽太祖纪功碑楼遗址(即龟趺山建筑基址)等,

〔1〕 Joseph L. Mullie, *Les anciennes Villes de L'Empire des grands Leao au royaume Mongol de Bārin, T'oung Pao*, Vol. XXI, No. 1, 1922, pp. 105—231; Joseph L. Mullie, "Les sépultures de K'ing des Leao", *T'oung Pao*, Vol. XXX, No. 1, 1933, pp. 1—25; 闵宣化:《东蒙古近代旧城探考记》,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

〔2〕 鸟居龙藏:《考古學上より見たる遼之文化圖譜》第二册,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6年。

〔3〕 三宅俊成:《林东辽代遗迹踏查记》,戴岳曦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

〔4〕 岛田正郎:《祖州城:東蒙古モンチョックアゴラに存する——遼代古城址の考古學的歴史學的發掘調査報告》,中澤印刷株式會社刊,1955年。

〔5〕 汪宇平:《内蒙古文化局调查辽代祖州城太祖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6〕 洲杰:《内蒙古昭盟辽太祖陵调查散记》,《考古》1966年第5期。文中关于辽太祖玄宫位置判断有误。

〔7〕 曹建华、金永田主编:《临潢史迹》,45—5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

〔8〕 中国历史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东南部航空摄影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9〕 董新林、王青煜、康立君、王未想:《辽代祖陵考古调查推进辽代陵寝制度研究》,《中国文物报》2003年12月12日第1版;董新林、肖淮雁、康立君:《辽代祖陵的陵寝建筑初现端倪》,《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26日第1版。

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考古收获,为研究辽祖陵陵寝制度提供了翔实的基础材料〔1〕。综合整理辽祖陵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可知,辽祖陵陵区遗存构成和陵园形制布局是辽祖陵陵寝制度的重要体现和物化载体。

三 辽祖陵陵区的遗存构成

辽祖陵的营建规制在辽代具有开创意义。通过分析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我们认为辽祖陵遗址是在一个较大的地域内由不同单元的建筑设施组合而成,可将其称为“辽祖陵陵区”。辽祖陵陵区目前还没有找到明确的范围界标,但是有迹象可循。我们初步推定其四至范围大致为,南至漫岐嘎山峰最南端的曼其格山附近,西到桃山和墩德达巴山以西的山岭,北抵大布拉格山谷北侧的山峰北麓山脚,东约在石房子嘎查西侧的自然山丘(即鹊台)和其南平地突起的自然山丘(即鹊台)一线。辽祖陵陵区由陵区入口鹊台、奉陵邑祖州城、陵园外太祖纪功碑楼和圣踪殿等祭祀建筑、陵园外陪葬墓区和祖陵陵园等一系列遗存共同构成(图二)〔2〕。其中祖陵陵园是陵区的核心部分。

(一) 鹊台

鹊台,唐代文献不载。宋代帝陵则设有鹊台。《宋史·礼志·凶礼》“山陵”载:

(范)质寻免相,以太宗兼辖五使事,奉修新陵(宣祖安陵)。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台三层正方,下层每面长九十尺。南神门至乳台,乳台至鹊台,皆九十五步。乳台高二十五尺,鹊台增四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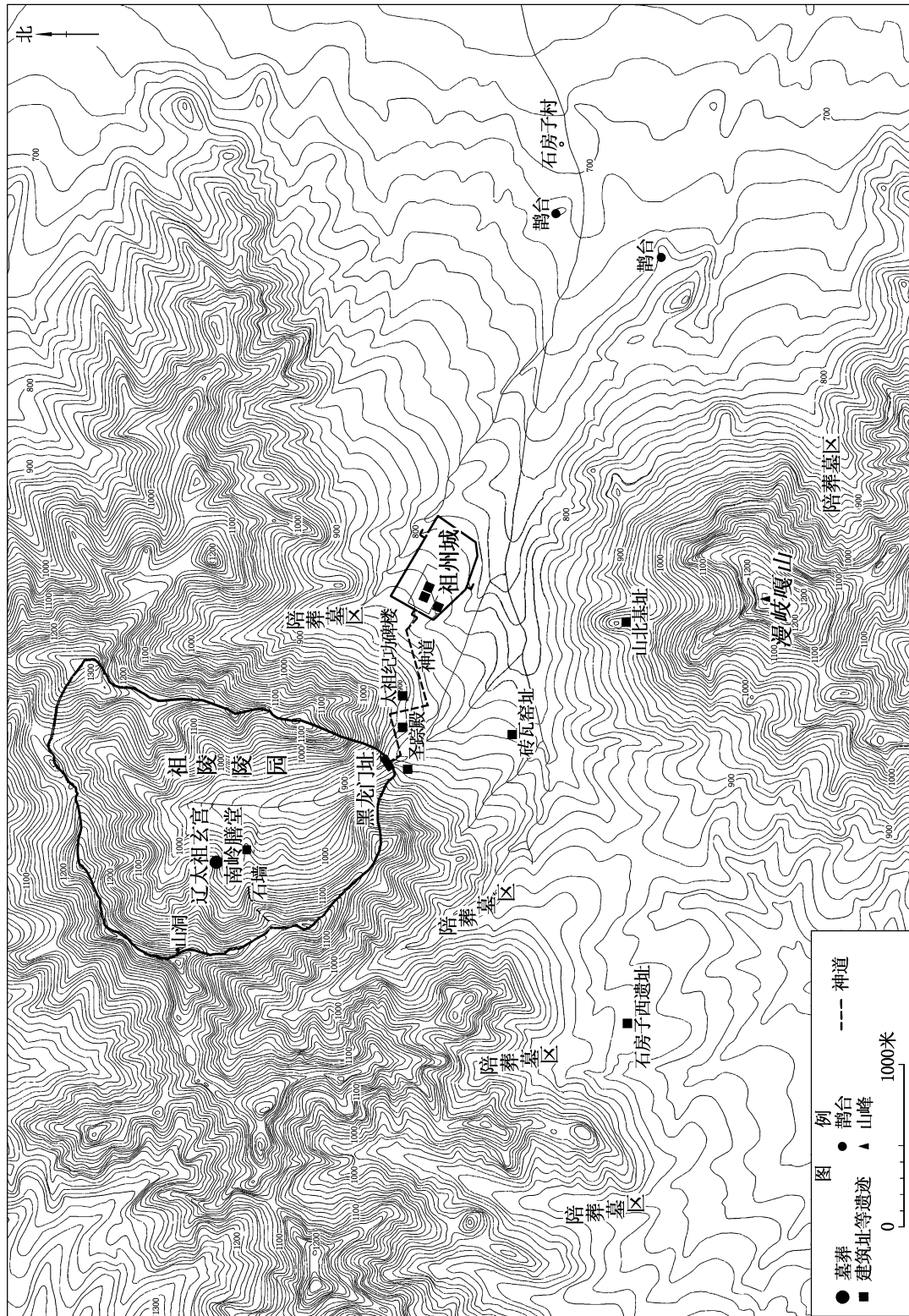
辽祖陵遗址位于大兴安岭南端,属于低山丘陵地带。辽祖陵陵园依托大兴安岭山脉,坐落在一个椭圆形的山谷中,四面环山。陵门位于东南部。陵区入口的探寻,是研究辽祖陵遗址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考古地面调查,参考唐代帝陵〔3〕和北宋皇陵〔4〕情况,我们初步锁定了辽祖陵陵区入口的地面标记性遗存——鹊台(图二)。两个鹊台相距140米,位于查干哈达苏木石房子嘎查西侧和南侧,均为凸起的自然山丘(编号QT1和QT2),平面略呈椭圆形,底部长径230—250、短径约150米,顶部有长约20—30米的小平台,高约17或20米。这两个自然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考古》2009年第7期;《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黑龙门址和四号建筑基址》,《考古》2011年第1期;《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龟趺山建筑基址》,《考古》2011年第8期;《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一号陪葬墓》,《考古》2016年第10期;《辽祖陵黑龙门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8年第3期;董新林:《简论辽代祖陵遗址考古发掘及其学术意义》,《东亚都城和帝陵考古与契丹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汪盈、董新林:《从考古新发现看辽祖陵龟趺山基址的形制与营造》,《考古》2016年第10期。

〔2〕 此图为笔者带领硕士研究生马小飞等在刘建国研究员的指导下测绘,并由王岩改绘为线图,谨致谢忱。

〔3〕 张建新:《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与演变》,《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290—30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



图二 辽祖陵陵区遗迹分布图

台的规模相仿，恰巧位于辽祖州城东南向轴线延长线的两侧，应是陵区入口的标志。

（二）奉陵邑祖州城

从鹊台向西北行约 2000 米，即为辽祖陵的奉陵邑祖州城。二者之间设有确认辽代道路遗迹——神道。祖州城位于辽祖陵陵园的东南约 1000 米处。

《辽史·地理志·上京道》载：

祖州，天成军，上节度。本辽右八部世没里地。太祖秋猎多于此，始置西楼。後因建城，号祖州。以高祖昭烈皇帝、曾祖庄敬皇帝、祖考简献皇帝、皇考宣简皇帝所生之地，故名。城高二丈，无敌棚，幅员九里。门，东曰望京，南曰大夏，西曰液山，北曰兴国。西北隅有内城。殿，曰两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仪，以白金铸太祖像；曰黑龙，曰清秘，各有太祖微时兵仗器物及服御皮毳之类，存之以示后嗣，使勿忘本。内南门曰兴圣，凡三门，上有楼阁，东西有角楼。东为州廡及诸官廡舍，绫锦院，班院祇候蕃、汉、渤海三百人，供给内府取索。东南横街，四隅有楼对峙，下连市肆。东长霸县，西咸宁县。

祖州城地处山前较为平缓的坡地上，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城址整体呈东南向布局(图二)。祖州城由外城和内城组成〔1〕。外城平面略呈不规则长方形(西南边不直)。外城城墙夯土版筑，残高 3—6 米，保存基本完好。东南墙(即前侧)长约 280、西北墙(即后侧)长约 300、东北墙长约 600 米，西南墙分为两段，东段长约 300、西段长约 270 米。外城现存四个圆形马面，其中西北墙有二个，东北墙和西南墙的后部各有一个。西北角和西南角各有一个长方形角楼。城墙外西南侧和西北侧发现有护城壕。外城有四个城门，每面墙各设一门，西南门(简称南门)、东北门(简称北门)不对称。除东南门(简称东门，即正门)外，其他三门都有方形瓮城。外城东门外大街两侧有临街市肆和民居建筑基址，较密集。

外城东门(正门)内大街与南门内大街呈“丁”字形相交于内城兴圣门外。外城被南门大街分为前后两部分。内城位于外城后部(即西侧)的中间，平面呈长方形。内城墙为夯土版筑，较窄。南、西、北三面城墙较低矮，唯东墙较高，中部辟一正门，即兴圣门，为一门三道規制。兴圣门内沿中轴线有二处大型的长方形建筑台基。一号建筑台基面阔 43.7、进深 20、高约 4 米，二号建筑台基体量略小，推测高 2—3 米。两个建筑址都出土黑釉或绿釉琉璃瓦当、筒瓦和板瓦等。一、二号建筑台基应是《辽史》记载的两明殿和二仪殿，是城内重要的祭祀性建筑。一号建筑前广场的南、北侧似建有长条形廊房。二号建筑的左右和后侧也有建筑址。

内城外左右两侧分别有北组和南组建筑院落，东墙各设一门。北组建筑院落内有成组建筑址；南组建筑院落位于内城南墙西侧(正对石室处)也有一门。南组建筑院落地势东南低西北高。外城西北最高处是一处三级高台基构成的建筑。最上层的夯土台基宽 13、进深约 10、高约 2

〔1〕关于祖州城的描述，主要是笔者实地考察调查的记录资料。另可参阅島田正郎：《祖州城：東蒙古モンチョックアゴラに存する——遼代古城址の考古學的歴史學的發掘調査報告》，中澤印刷株式會社刊，1956 年。

米。南侧有石踏道。夯土台基上的中部,现存一座高大的石室,南向。石室由六块巨大的花岗岩石板砌筑而成。石室东西面阔 6.7、进深 5.3、高 3.6 米。南面正中设门,门板不存。门上现存窗框。石室内地面后部正中,平铺一块大石板,东西横长 4.4、宽 2.5、厚约 0.6 米。根据石室外的周围地表残存大量砖瓦残块等推测,石室原来应放置在一座高大的土木建筑之内。对于石室的性质,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该组建筑居全城最高处,内城南墙西段设有小门,与内城相通。石室所在的建筑应是祖州城内具有特定意义的殿址。我们认为,石室所在的殿址最早是权殡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遗体之地,太祖下葬后成为祭祀太祖耶律阿保机天皇帝的重要场所。具体而言,这里很可能是文献所载祖州城的黑龙殿。

祖州城有明确的东南向中轴线,即从二仪殿、两明殿,经内城正门兴圣门,再到外城正门(东门),并延伸到外城之外。外城东门和内城兴圣门之间的中央街道两侧,均有成组的石砌大型院落。中央街道延伸到城外,街道两侧仍然分布较多的中小型石砌建筑遗址等,只是街道略变窄。还在城外发现一口水井和古桥址等。

祖州设天城军,作为辽祖陵的奉陵邑。城内有州廨及诸官廨舍、绶锦院及市肆等。居住着契丹、汉、渤海人等。因此说,祖州城包含了唐陵下宫的职能。

(三)陵园外祭祀建筑

在辽祖陵陵园和祖州城之间发现多处重要的祭祀遗迹,主要有太祖纪功碑楼遗址、圣踪殿遗址和漫岐嘎山北基址等。《辽史·地理志》记载:

(祖州)……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门曰黑龙。东偏有圣踪殿,立碑述太祖游猎之事。殿东有楼,立碑以纪太祖创业之功。皆在州西五里。

所载之太祖纪功碑楼和圣踪殿都得到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印证。

1. 太祖纪功碑楼 太祖纪功碑楼遗址(即龟趺山建筑基址)坐落在辽祖陵陵园东侧耸立山峰外的一处南向的相对平缓的小山丘上,位于辽祖陵陵园和祖州城之间^[2]。

太祖纪功碑楼依山体走势修筑。山体北高南低呈缓坡状,东、南、西三面略陡峭呈悬崖状。纪功碑楼坐北朝南,方向为 189.5 度。由双层夯土台基和台上主体建筑组成。台基南部作双层台基,均用石条包砌,局部抹白灰。台面均铺有方砖。上层台面东西长 28.2、南北宽 25.6、南壁高 1.6 米。其南侧中央出一长方形月台,月台东西两侧各设一台阶踏道。下层台基主要用于找齐东、南、西三面悬崖的高差,南壁最高 1.4 米。

[1] 张松柏、冯雷:《祖州石室探索》,《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陈永志:《祖州石室再探》,《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葛华廷:《辽祖州石室考》,《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陆思贤、李迪:《辽代祖州“石房子”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龟趺山建筑基址》,《考古》2011年第8期;汪盈、董新林:《从考古新发现看辽祖陵龟趺山基址的形制与营造》,《考古》2016年第10期。

台基之上的主体建筑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的副阶周匝。碑楼为面阔和进深均三间的土坯墙建筑，南墙宽 13.5、进深 9.85 米。南墙正中设门，宽 4.1 米。墙面涂抹白灰，地面铺砖。碑楼内中央位置为长方形包砖基座，上存一个较大的石龟趺碑座，龟背中部凿有长方形凹槽，槽内原应竖立一块石质的双语“辽太祖纪功碑”，正面刻契丹大字，背面刻汉字。

2. 圣踪殿 圣踪殿位于辽太祖纪功碑楼西侧约 130 米的小山丘上，其西侧坡下的西北位就是辽祖陵陵园的黑龙门。根据考古踏查和勘测可知，遗址范围约东西宽 23、南北进深 21 米。地表有较多的长方形沟纹砖、布纹瓦、莲花纹瓦当等建筑构件。建筑基址台基平面近方形，立面有条石包砌。台基地面有较好的铺地砖^{〔1〕}。根据《辽史》记载可知，圣踪殿内有记述太祖游猎之事的石碑。

3. 漫岐嘎山北基址 漫岐嘎山是一片开阔平地中凸起的孤山，位于辽祖陵陵园黑龙门外的南部。在漫岐嘎山北麓的半山腰，遥对辽祖陵陵园山口，有一处低矮的山丘，分三级台地。漫岐嘎山北基址坐落在这个低丘之上。

北基址分三层。下层台地基址范围大，南北长 76、宽 19 米。较为重要的是，在地表曾采集到绿釉琉璃滴水、汉字残碑片和龙鳞纹碑块，以及白釉瓷片和篦点纹陶片等。中层台地基址的砖瓦遗物较少。范围东西长 17.1、宽 12 米。上层基址范围南北 22、宽 14 米。遗物更少。下层通往中层台地基址之间，现存保存较好的台阶踏道。综合漫岐嘎山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遗迹和遗物资料看，这是一处与辽祖陵密切相关的祭祀性建筑。

此外，在辽祖陵陵园山口外西侧的低丘上也发现一处建筑基址，地表有残板瓦和沟纹砖。也应是一处祭祀性基址。

（四）陪葬墓区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

述律为人多智而忍。阿保机死，悉召从行大将等妻，谓曰：“我今为寡妇矣，汝等岂宜有夫。”乃杀其大将百余人，曰：“可往从先帝。”左右有过者，多送木叶山，杀于阿保机墓隧中，曰：“为我见先帝于地下。”大将赵思温，本中国人也，以材勇为阿保机所宠。述律后以事怒之，使送木叶山。思温辞不肯行。述律曰：“尔，先帝亲信，安得不往见之？”思温对曰：“亲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从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国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断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谏之，乃断其一腕，而释思温不杀。

《契丹国志·太祖大圣皇帝》也有类似记载。这两部文献记述辽太祖皇后述律平杀功臣等为耶律阿保机殉葬的事情。若属实，辽祖陵陪葬墓的一部分贵族下葬时间应和辽太祖陵相仿。

根据考古实地调查，结合地方志及相关地图影像资料分析可知，辽祖陵陵园所在的山谷称

〔1〕 根据笔者考古调查资料可知，此辽代建筑基址的位置与《辽史》记载圣踪殿和黑龙门、太祖纪功碑楼的相对位置符合，故可定此基址为圣踪殿遗址。

大布拉格山谷。在辽祖陵陵园西侧有三个山谷,由东至西依次是小布拉格山谷、小墩德达巴山谷和大墩德达巴山谷,辽祖陵陵园东侧有祖州城北山谷等。在大墩德达巴山谷和小墩德达巴山谷中都发现被盗辽墓,其中小墩德达巴山谷的山口处有人工垒砌的痕迹,可能与墓园入口有关。山谷外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聚落址(石房子西遗址)。聚落内道路和石筑院落分布有序,平面布局与辽祖州城相似。这几个山谷都是辽祖陵的陪葬墓区(图二)。

漫岐嘎山东沟谷陪葬墓区也是一个口袋形的山谷。山口朝东,山谷深入到漫岐嘎山的南麓。谷内发现有多座被盗辽墓,为多室的砖筑类屋式墓。山谷中有多处石块垒砌的遗迹,特别是在山谷最深处,即漫岐嘎山顶峰的南麓,有一处很高的平台,朝东南的立面石块垒砌整齐,平台面积较大,东侧有石台阶可以登临。这里是辽祖陵重要的陪葬墓区之一。

(五)辽祖陵陵园

辽祖陵陵园是陵区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尽管文献关于辽祖陵陵园的记述很简单,但是我们根据考古调查、试掘和发掘资料,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基本掌握了辽祖陵陵园形制和遗存分布情况(详见下文)。

(六)神道

神道通常是指陵墓之前的道路。《后汉书·光武十三王列传》:

大为修冢莹,开神道,平夷吏人冢墓以千数,作者万余人。

李贤《注》云:

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

北京西郊发现的东汉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墓前石阙之石柱额面上有“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铭刻^{〔1〕},大概是日前所知关于神道最早的考古资料。唐宋时期,神道多指帝陵的陵前道路。

辽祖陵因人为和自然破坏以及考古工作的局限等原因,目前我们尚未完全确认神道的形制规模,但大致可以推测其相对位置和走向。

从辽祖陵陵区入口的鹤台至祖州城的东南正门,再由祖州城西北城门(后门)到祖陵陵园黑龙门,有一条祭祀祖陵的折曲道路——神道。

在辽祖陵陵园唯一的陵门——黑龙门外,有条东南低西北高的自然沟谷,西侧有陵园向外的排水沟,而东侧为陡峭的山崖。在距山口不远的东侧山崖,有一处“凹”字形豁口,是在山丘陡壁上人工开凿而成,地面凿痕清晰可见,向东有较平坦的道路。这应是辽祖陵唯一可识的一段神道遗迹。这条神道宽约 4 米,可识别长度约 40 米。

根据这个重要发现,再结合辽太祖纪功碑楼和圣踪殿之间的南侧谷地的考古调查资料,可以推测祖州城西北城门(后门)到祖陵陵园黑龙门的神道走向(图二):出祖州城西北门(后门)

〔1〕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发现汉代石阙清理简报》,《文物》1964 年第 11 期。

不远，沿较平缓的道路向西行，大致到辽太祖纪功碑楼和圣踪殿之间的南侧谷地的南端；由此折向北，沿谷地依次登上三层台地，在太祖纪功碑楼和圣踪殿之间通过；然后再折而向西，经圣踪殿北侧，向西通过前述的神道（宽约 4、长约 40 米）和一处人工开凿的低山基岩豁口；出此豁口，再折向北，沿坡地而上，直通巍峨高耸的祖陵陵园正门——黑龙门。

（七）朝山和案山

漫岐嘎山位于辽祖陵陵园黑龙门外的南部是一片开阔平地中凸起的孤山，与祖陵黑龙门山口遥遥相对，宛如祖陵的屏风。漫岐嘎山东面、南面和西面的地势较为平坦，南侧稍远处有沙里河从西北向东南流过，流经辽上京城，向东注入乌尔吉沐沦河。漫岐嘎山应该就是堪舆术中所谓的辽祖陵之朝山。

在漫岐嘎山北麓的半山腰，遥对辽祖陵陵园的太祖玄宫，有一处低矮的山丘，上有前述的漫岐嘎山北基址。从辽太祖陵玄宫，经过黑龙门，再到漫岐嘎山北基址，三点一线，形成事实上的轴线布局。因此，漫岐嘎山北基址所在的小山丘，很可能就是堪舆术中太祖陵的案山。

（八）陵园外排水设施

排水工程是辽祖陵重要的附属设施之一。陵园内排水，通过黑龙门底部的过水涵洞出陵园后，沿门外沟谷的西侧水沟从北向南流。在祖州城南侧注入从西而东的季节河中，继续沿祖州城南侧向东流。

此外，在辽祖陵陵园外西南侧，漫岐嘎山北基址的西侧偏北的小山丘边缘，北侧有季节性河道。这里有一处烧沟纹砖的辽代窑址，可能与修筑辽祖陵和辽祖州城有关。

四 辽祖陵陵园形制和布局

辽祖陵陵园是辽祖陵陵寝制度的核心部分。《辽史·地理志》云：

（祖州城外）有祖山，山有太祖天皇帝庙，御靴尚存。又有龙门、黎谷、液山、液泉、白马、独石、天梯之山。水则南沙河、西液泉。太祖陵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门曰黑龙。

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辽太祖陵玄宫及其祭祀建筑等，大多位于石房子嘎查西北的大布拉格山谷中，这个相对封闭的山谷就是辽祖陵陵园（图三）^{〔1〕}。陵园主要由陵墙、陵门、外陵区遗存、内陵区遗存和太祖玄宫以及排水设施等组成。辽祖陵陵园内除了文献记载的太祖耶律阿保机和应天皇后述律平陵外，还有数座皇亲的重要附葬墓^{〔2〕}。

（一）陵园形制和分区

〔1〕 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研究员多次对辽祖陵陵园和祖州城遗址进行数字化测绘，并提供测图，谨致谢忱。

〔2〕 陵园内除“一号陪葬墓”外，还发现两座附葬墓。限于墓葬保护压力，在不影响本文论点的情况下，暂不做论述。